
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
## 清明粩

张绍琴

春雨初歇的清晨,山野的清明菜挂着水珠子,青翠得能滴出颜色来。我和母亲弓着身子在老家的菜地上掐尖,指甲缝里渐渐渗进一层绿。这绿不同于柳条的嫩黄,不似竹叶的冷碧,是一种带着泥土腥气的、活生生的绿,是能吃的绿。

清明粩,就是用清明菜的嫩叶捣碎加糯米粉做成。母亲将摘回来的清明菜放在清水中,一根一根细心地清洗干净,再将清洗干净的清明菜放入沸水中焯水。母亲说,焯水可以除去野菜的气味,还可以保持清明菜鲜绿的颜色,做出来的粩粩好看又好吃。几分钟后,母亲从锅中捞出清明菜,挤去水分,一双灵巧的手将它们整齐地码在菜板上,“咚咚咚”,菜刀细密地落在清明菜和案板上,手起刀落,母亲的整个身子跟着

有节奏地抖动,那是母亲在灶房跳出的最美的舞蹈。

最初,我不太喜欢清明粩,总觉得有股中药味。于是,母亲在揉好的面团包中放入几粒腊肉,或者一点白糖,包完后用拇指在顶上按个小凹坑,说是让香气有个落脚的窝。如此化腐朽为神奇,清明粩便成了我爱不释手的美味。一团青碧仿佛成了碧玉,刺激着我的视觉,在我的手心里闪闪发光。刚出锅的清明粩热气腾腾,香气氤氲,逗引着我的味蕾,让我唇齿间的口水如潮分泌。

我不会做清明粩。幼时母亲让我学时,我总说等长大了再学。长大了母亲说教我时,我说现在蛋糕店、超市啥都有卖,哪儿用得着自己亲手做?母亲摇了摇头,无奈地叹了一口气,说:“自己动手做的

和买的成品,味道能一样吗?”母亲在儿时,我终究没有学会做清明粩。

今年回老家时,我发现村里小卖部的冰柜里也有清明粩卖。塑料托盘上的一团团绿得均匀,像是被驯服的不太真实的春天。买来尝,却甜得发腻,怎么也吃不出母亲做的清明粩中那缕若有若无的中药味——那是春天的灵魂,也是爱的滋味。

邻家李嫂正在教女儿做清明粩。小姑娘手上沾满糯米粉,捏出的粩粩歪歪扭扭的,像个小山包。李嫂也不恼,只把着女儿的手慢慢揉:“要这样,才能把春天揉进去。”阳光穿过她们的发梢,在地上投出温暖的影子。我蓦地想起母亲,泪眼朦胧中,仿佛满头白发的她仍在灶房捣碎着清明菜,身子跟着有节奏地抖动。

归途中,几个放学的孩子举着清明粩追逐,豆沙馅儿沾在嘴角也顾不上擦。他们笑着跑过开满紫云英的田埂,宛如一群掠过春野的雀儿。

我终于明白,年年清明,母亲为何要做清明粩。清明粩不只是食物,它是可以捧在掌心的春天,是活着的人对时光的温柔的爱和珍惜。母亲摘清明菜、做清明粩的场景终究成了回响在我记忆深处的一首歌,婉转悠长。

夜里,我梦见母亲站在灶房蒸腾着的白雾里,揭开甑盖的刹那,满屋子都是清明菜的清香。她转身递来一个清明粩,掌心向上托着,像托着一枚小小的、不会融化的翡翠。醒来时,窗外的樟树落下一片去年的枯叶,树上的新叶鲜嫩欲滴,生机盎然。

酢浆草  
与日日春

王贞虎

今年的春天似乎格外心急,我挑了个良辰吉日,带着学生一起将日日春(也叫长春花)的种子小心翼翼地埋进土里。学生的眼神里满是好奇与期待,仿佛在那一刻,他们不仅仅是埋下了一颗种子,更是埋下了一个关于未来的梦。从那天起,学生们便开始了日日浇灌的行动。他们轮流负责,每天都会来到花台前,给种子们送上一份关怀。我看着他们认真浇水的样子,心中满是欣慰。

没过几天,学生们就惊喜地嚷着:“老师,我们的种子发芽了!”他们的声音里透着难以掩饰的喜悦,仿佛自己亲手创造了一个奇迹。我看着那些嫩绿的小芽从土里探出头来,心里也满是喜悦。我心想:“日日春果然好种好养,不久,花台上就会长出一片色彩缤纷的日日春。”

然而,生活总是喜欢在不经意间给我们一些小小的惊喜或意外。我万万没想到,花台里长出的并不是我期待中的日日春,而是一根根的“酢浆草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花台里很快就长满了任性生长的酢浆草,那些原本我期待的日日春花却始终不见踪影。我心里有些尴尬,毕竟我当初送的明明是日日春的种子,结果却长出了酢浆草。但转念一想,我又有些庆幸,庆幸当初没有告诉学生我送的是什么种子,否则,他们可能会因为结果与预期不符而感到失望。

学生们倒是很单纯,他们并不在意自己播下的是什么种子,只是每天认真地浇水。他们看到花台里的酢浆草、多肉植物和仙人掌生机勃勃地生长着,就满心欢喜。有一次,我赞美学生是“绿手指”,他却一脸懵懂地看着我。我解释道:“就是你有一双能将花草照顾得很好的手啊!”那个被我称赞的学生腼腆地笑了,眼睛眯成了一条线,仿佛在那一刻,他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。

一天下午,一位美术老师站在走廊,看到了我们花台里的仙人掌,便询问我是否可以分一小瓣给她。经她这么一说,我才发现花台里有两盆仙人掌长出了可爱的兔耳朵形状。当时,学生们都去参加专长训练了,我自作主张答应了她。我知道班上的孩子一向大方,或许他们还没注意到我们有这么美的兔宝宝仙人掌。我请那位老师自行摘取叶瓣后,心里惦记着要告诉学生。

没想到,隔天,我都还来不及告诉学生送出一小瓣仙人掌的事,那位老师已经手捧两个小盆栽来到了我们花台前。一个是多肉,另一个是其他品种的仙人掌,她说是来回报我们送她仙人掌的。我快速将事情的始末说了一遍,学生们听了之后,不仅没有不高兴,反而欢欢喜喜地让这两个可爱的小盆栽入住我们的花台。

入春后,酢浆草长得愈发茂盛。它们的三瓣心型叶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仿佛在诉说着生命的坚韧与顽强。而我始终没有见到日日春的踪迹,甚至还一度把不知名的野草误认为是日日春的幼苗。我看着这些酢浆草,不禁笑了起来,笑自己为什么要一直执著于本来种下的该是日日春呢?

我们满怀希望地播下种子,并用心灌溉。阳光雨露,种子自然生根、发芽,长成它该长成的样子。清风吹拂,它们一样绚烂美丽。我只要静待花开,等着欣赏,何须规定要它长成什么样子呢?教育也是如此,我们给学生设定目标,引导他们去努力,但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有所不同。重要的是,我们要学会欣赏每个学生独特的成长轨迹,就像欣赏这些酢浆草一样。

下午3点,学生又赶着换装去集训,随着他们快步离去,走廊渐渐安静下来。我轻触花台里满满的酢浆草,一股生命力在我的周围流动。我在一吸一呼中感受着春日的美好,谁说它不是“日日春”呢?

教育的旅程就像这场播种与收获的过程。我们播下希望的种子,用心去浇灌,用爱去呵护,即使结果与预期有所不同,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、去欣赏,就会发现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美丽。这些酢浆草,虽然不是我期待中的日日春,但它们以自己的方式,给我带来了无尽的惊喜和感悟。

## 折耳根记忆

杨婧

春雨酣畅,滋养万物复苏;春风徐来,吹动陌上花开,也吹动野菜疯长。诸多春之野菜中,我最熟悉、最喜爱的莫过于折耳根了。它是遍布房前屋后的客观存在,更是根植于儿时记忆的人间美味。

折耳根,学名蕺菜,亦称鱼腥草,因其状似猪鼻,家乡人更喜欢亲切地称它“猪鼻孔”。儿时在农村,当春天的太阳一落进村头,母亲就扛起锄头,叫上我和妹妹出门了。我力气大些,背一个背篋,跟在母亲身后,小腿迈得飞快,生怕跟丢了。妹妹最喜欢阿公给她编的小竹篮,谁都不许碰,走哪儿都得提着。目的地不远,就在院坝前的田地里,或是老屋后的土坡上,即使稍远一点的地方,也不过只需穿过对面那个堰塘。总之,折耳根这种植物,在老家遍地都是,算不得稀罕物。所以,每年开春,沟上沟下到到处都是挖折耳根的景象。

年年春来草自盛。被春雨滋润过的折耳根,长在睡了一个冬季的地里,四周杂草丛生,远看是星星点点的紫,近看是嫩生生的春菜,叶小、芽嫩、根须短,在阳光下散发出独特清香。母亲一锄头下去,连带着酥软的泥土,胖胖的白根全都翻了出来。我和妹妹见状,赶紧脱鞋、挽裤脚下地,在一堆杂草中辨认刚冒出来的嫩芽。这时,邻居家的大婶扯开嗓子喊了一声,母亲就赶紧停止手上的动作,带上我们穿过堰塘。折耳根喜阴喜潮,堰塘四周阴湿水分足,正是折耳根生长的好地方。大婶掀开一片水草,母亲惊呼:“好肥呀!”我闻声凑上前一看,好家伙,肥厚的折耳根密密麻麻,猩红的叶子像吹响春回大地号角的小喇叭,又像一只只听风的小耳朵,伏地而生,鲜嫩如春,很是抢眼。无需锄头使力,只要蹲下身子抓住底部根茎,用手轻轻一提,连带着清新泥土,一把肥嫩的折耳根就暴露在春日空气里。

我不禁欢呼雀跃,一个不小心陷进泥里,摔了个屁股墩,逗得大家捧腹大笑。笑声爽朗,穿过芦苇、飘过堰塘,引来许多目光。农家人虽没读过多少书,但都是眼尖心细的勤劳人,不等我们反应过来,堰塘边就围满了人,一边挖,一边聊家常。从今年开春种点啥,到地里又该除草了;从孩子开学剪头发,到男人又要去省城打工了。从自家聊到别家,从沟上聊到沟下,从村里聊到村外,再沿着弯弯曲曲的山石子路,一直延伸到大口口中常念叨的远方。

远方有什么?高楼大厦、车水马龙,以及孜孜以求的梦想。大婶递给我一把折耳根,说:“以后长大了,你也到外面去见识见识。”我说:“没去过,我怕!”母亲挺直身:“别怕!你要跟折耳根一样,不需要施肥除草,不介意土壤肥瘦,在哪儿都能生长!”打那以后,折耳根就在我心里种下了一个远方的梦想。

直到太阳跑上头顶,竹篮和背篋都塞得满满当当,大伙儿这才或背、或提、或扛、或拖,聚拢在堰塘,洗掉折耳根附着的泥,掐去老去的茎,最后全都带回了家。母亲铺开一张蓆席,全家人就在春日下扯叶、揪须、掐段,赶在父亲劳作归来前,做一道美味的折耳根炒腊肉,或是一盘拌入姜粒、蒜末、葱花、老醋、小米辣等佐料的凉拌折耳根。夹一口脆嫩爽口,食欲大增,父亲说,没两碗白米饭舍不得离开饭桌。

折耳根是朴实野性的,我喜欢它长在故乡的每个角落,喜欢大自然的慷慨馈赠,喜欢那带着脆劲儿的异香,喜欢它承载的美好记忆和种下的人生理想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  
李海波摄

## 红花黄叶都是春

梁锦楠

广州的春天颇为有趣,有两种景色在争奇斗艳,各有千秋。

一是落叶纷纷。我们都听过“落叶知秋”一词,广州为什么在春天才有落叶呢?

如果用现代科学来解释,大概可以理解为,北方从秋天开始变凉,树木为了降低新陈代谢,度过寒冬,只能纷纷落叶,以此来保存主干的体力和养分。等来年春暖了,再慢慢长出新叶。但在南方,尤其是岭南地带,秋冬降温并不明显,且常年的光照水分也都充足。于是我们常见的乔木,比如大叶榕、细叶榄仁等,在秋冬仍然是青绿的,只有等到春天要冒新叶了,老叶才迅速变黄并脱落。因此在广州,惊蛰过后,那些栽种有树木的大街小巷,会一夜之间冒出“满树尽是黄金甲”的美景来。当你早上出门的时候,它们便给你表演一场“秋

天落叶”的盛景,洋洋洒洒,十分好看。

另外一景是繁花绽放。每年的阳春三月,广州各处天桥两旁的多色三角梅、烈士陵园里压弯了枝头的火红木棉、街道绿化带中成排的黄花风铃木、公园和湖边绿地里大片的宫粉羊蹄甲,没有一处不是“盛装打扮”,争抢着怒放。

无论周末还是平日,都引得男女老少纷纷走出去拍照、打卡,也无论是长焦镜头还是普通手机,都能拍出让人满意的照片来。每天闲暇之时,当我打开朋友圈,必然能看见好朋友们分享的关于鲜花盛开、黄叶满地的美图。

趁着周末,我也出去走走看看,拍上几张,于是便询问两个孩子的意见。女儿说:“我喜欢那些金黄色的落叶,铺在地上厚厚的一层,在上面踩一踩,多好玩啊!”儿子争着说:“不不不,

我想先去看木棉花,我怕下周有雨,花就掉落了。”

“看黄叶!”“看木棉!”他们争执不下,我笑了,说:“都看,都看!”

这春满人间的景色,纵有姿态万千,但也耐不住人各有偏好,喜欢红花或黄叶,都无可厚非。不过对这春天,这美景来说,我们喜欢与否,对它来说好像并不重要。春天里的一花一树,它不过是按自己的生存规律,不急不慢地生长着,并不会特意迎合我们。反倒是我们需要根据它的花开花落,来计划出行观赏的时间,方可一览盛况。

做人也一样,我们要了解自己,做好自己。最重要的是把握好自己的节奏和轨迹,不必急于追赶他人的脚步,也不必因他人的评价而迷失方向。让自己置身于合适的位置,默默去耕耘、踏实地成长。

## 出门俱是看花人

刘正华

“你们看,武大樱花大道的实时游客人数已经破万了!”同事小林举着手机冲我们嚷嚷。春分刚到,办公室的绿萝才抽了新芽,朋友圈却早已被漫天樱花攻陷。我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,突然听见行政部王姐清脆的声音:“小江,搭把手,帮我把野餐垫塞进后备箱。”

7座商务车里塞满了野餐装备和食物,副驾驶座上的实习生小唐正在整理相机包,后座的李姐挨个分发饮料:“今年咱们得去人少的地儿。”话音未落,车载导航突然发出提示:“前方500米拥堵,预计通行时间……”此起彼伏的叹息声中,王姐突然笑出声:“怕什么,当年李白游黄鹤楼还照样写诗呢。”

事实证明,王姐的乐观极具传染性。当车子终于挪到武汉大学正门时,晨雾里浮动浅粉色的云霞。穿汉服拍照的小姑娘们像移动的樱花树,举着自拍杆的情侣在樱花雨里旋转,连石阶上的麻雀都扑棱着翅膀啄食游客投喂的面包屑。我正要举起相机,镜头里突然闯入一片明黄色——后勤处的老周不

知何时绕到花树下,工装裤上沾着草屑,正踮脚去嗅枝头的樱花。

“老周您这造型能上热搜!”小林的笑声惊飞了枝头的鸟。老周涨红了脸,他布满老茧的手指拂过娇嫩的花朵。让我想起老家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桃树,每年春天,母亲总要踩着板凳,小心翼翼地打开得最盛的那枝剪下来,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呀。

午后,我们转战东湖绿道,长椅早已被野餐垫占领。我们抱着膝盖坐在樱花树下,看花瓣簌簌落在隔壁小情侣的蛋糕上。财务部的陈姐突然指着湖面:“快看!”只见几片樱花正随着涟漪打转,像极了去年团建时我们在江滩放的河灯。那时,我们还不熟,各自捧着热奶茶缩在长椅上,如今却能在落英缤纷中共享同一片春光。

“若待上林花似锦,出门俱是看花人。”不知是谁起了头,大家忽然默契地接起诗句。王姐说她想起小时候跟着父亲挤火车去洛阳看牡丹;李姐说起年轻时在深圳打工,每年3月都要坐绿皮火

车回家乡看油菜花,30多个小时的车程里,邻座的小伙子教她用手机拍照;小唐掏出速写本,画下我们挤在樱花树下分食草莓蛋糕的模样,说这是“现代版清明上河图”。

暮色渐浓时,我们拖着略显凌乱的野餐装备往回走。暮春的风裹着花草香,混着远处烧烤摊的烟火气。经过樱花大道,晚霞正为整条街镀上金边,赏花的人群依然熙攘,我却不再觉得拥挤——原来当我们成为这流动画卷中的一笔时,那些被踩掉的鞋跟、被挤歪的帽子、被蹭花的衣襟,都成了春天最生动的注脚。

回程车上,疲惫的同事们东倒西歪。我靠着车窗看春色中的城市,忽然明白古人为何要在春日倾城而出。那些争相绽放的花朵,那些擦肩接踵的看花人,那些在花影人潮中流转的笑语,本就是春天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就像此刻,几瓣散落的樱花,正巧落在我摊开的掌心,带着阳光的温度和路人衣袖的淡香。